楚辭集解

楚辭集解卜居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卜居

卜謂卜占也居猶處也謂占卜其所處事務吉凶之宜也蓋撮通篇之大旨以立題名王逸曰屈原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已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爲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卜已居世何所宜行以定嫌疑故曰卜居朱子曰屈原閔當世之人習安邪佞

違背正道故陽爲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蓍龜以決之遂爲此詞發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始將問諸卜人則亦誤矣祝氏曰此原陽爲不知善惡之所在假託蓍龜以決之居謂立身所安之地洪景盧云自屈原假爲漁父卜居問答之後後人悉見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京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

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蹈襲一
律觀此則知詞賦之作莫不祖騷矣瑗按此篇
王逸以爲實有是事朱子而下以爲實無是事
俱未盡善瑗嘗反覆熟讀玩味指歸而竊評之
以爲屈子於是非可否二者之間無疑於心而
必不卜之於神明其說尚矣今觀太卜氏姓名
具載非若烏有先生亡是公懸空假託之類也
亦明矣夫所謂鄭詹尹者其或當時之隱君子
如嚴君平之儔歟觀屈子所問之詞似以詹尹
爲知己者而詹尹所謝之詞似亦爲知屈子者

其或當時尋訪談論之間偶及此事而屈子遂述其問答之意以成此篇也若以詹尹比之於子虛上林等號恐非也嗚呼詹尹得附楚辭之末而流傳千載幸亦大矣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

屈姓也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與昭景三家皆楚之族原名也太史公屈原傳曰名平而字原瑗按此與後漁父篇屈原皆自稱曰原蓋古人質直多自稱名未有自稱字者則名原而字平也

嵤矣詳見離騷蒙引茲不復贅放流也置也放流
安置於此使不得去也三年者紀其時以見放之
久也見謂見君也竭亦盡也竭智者効其才力也
盡忠者輸其誠懇也蔽鄣於讒謂君之聰明爲讒
人所蔽鄣而竭盡之心不得上達此所以一放而
遂三年不得復見也煩憒濾也亂眩惑也此段首
二句言見放之久次二句言見放之由末二句又
承上四句言欲往見太卜之意也皆爲屈子自述
之詞以爲下文往見太卜問答之張本非對太卜
而言者也

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

太卜掌卜筮之官名也周禮有太卜氏蓋以此官名推稱其人耳未必實爲是官也鄭姓也詹尹名也或曰字也屈原既以先生稱之不當斥其名也其說亦通今無所考其人矣曰屈原詞也余原自謂也有所疑泛言之指下八反之事也先生者學士齒德俱尊之稱指詹尹也決者斷其疑也此段乃屈原既見太卜而求卜之詞也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端正其櫝也策謂蓍莖神草也正之將以爲筮也

拂拭其塵也龜謂殼板靈物也拭之將以爲卜也曲禮曰龜爲卜筴爲筮古人大事則蓍龜相襲亦先筮而後卜也此並言蓍龜而題只云卜居者蓋對舉則當分而單言亦可該也曰者詹尹辭也君謂原也何以教者蓋詰其卜筮之事也此段乃詹尹承屈原之告故敬其事以盡職而究其故以行事也瑗按原稱尹爲先生尊之之詞也尹稱原爲君者親之之詞也一問一答姓名著而稱謂明非若烏有先生亡是公之比也可見矣安得謂實無是人而擬之以子虛上林之作乎故謂原之實無

疑於其心可也謂詹尹之實無是人不可也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

此下至誰知吾之廉貞皆屈原承詹尹之問而告之故者也曰寧曰將者設為兩端不決之詞也乎者亦疑詞也下倣此悃悃朴質貌款款忠誠意朴者言乎外之悃悃也忠者言乎中之款款也勞猶慰也往來謂賓客之往來也無窮猶言不已也送往迎來亦治國之大經而屈子鄙之者蓋謂專事逢迎者言之也讀者不可以詞害意此段言存誠

作僞者之相反疑而不能决者也夫忠厚乃長者之風而不失爲古君子逢迎乃趨媚小人之尤者其心術邪正之不同亦昭昭矣又何疑乎然世之忠厚長者恒以直道致忤姦雄之意而受禍趨媚小人每以諛佞而得權勢之懽心以享福孰吉孰凶何去何從此又事理之不可推者也太史公作伯夷傳而深疑天道報施之謬戾亦屈子卜居之意也志士幽人千古同憤豈特悲一巳之私而巳哉嗚呼使世之猿諂狐媚之徒倘讀此篇莫不汗流浹背靣赭如醺而庶乎有以發其羞惡之良心

少變其奴顔婢膝之態此屈子立言垂教之本意也五臣曰以此二事問其所宜以下類此洪氏曰上句皆原所從也下句皆原所去也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而以問詹尹何哉世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吾所謂凶也此卜居所以作也

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

誅猶斬也鋤猶耘也皆去穢助苗之名鋤非農器名也草茅者稂莠蒿菅之類害苗者也力耕謂竭力耕田而非惰農也誅鋤草茅乃力耕之事游遍

謂也大人王逸曰貴戚也五臣曰謂君之貴幸者朱子曰猶貴人也要皆指在位有權勢者言非謂有德之大人也成名謂謀延虛譽以資進取也非君子去仁烏乎成名之成名也游說大人乃成名之事此段言務本逐末之相反疑而不能决者也夫力耕者恒餒在其中饑餓不能出門戸而宦游者每得美譽而享高爵重祿以肥榮此又事理之不可推者也嗚呼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蘇張范蔡之徒終受裂尸折脅之苦有志者幸毋疑焉苟能於此篇常常諷誦而玩味之將見正大光明之心

當如火燃泉達迺然而自生而魑魅魍魎之念亦

且氷消雪化渙然而潛釋矣

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

正言正大之言如孟子所謂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是也諱忌也忠言逆耳人多忌聞守正君子則冒天下之諱而不顧也危身謂囚貶刑戮之事貨財饒曰富爵祿崇曰貴此段言捐軀畏死之相反疑而不能決者也嗚呼繩愆糾謬而匡君愛國者恬遭遷謫放逐刀鋸鼎鑊之慘而與世浮湛逢君之惡者每安享富貴以終天年此又事理

之不可推者也離騷曰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
其猶未悔屈子之無疑於此也决矣讀者詳之
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
婦人乎
超然無所顧慮之意高舉猶遠去也保真謂保全
吾之天真而不貪戀於功名富貴以决性命之情
也哫訾栗斯言語瑣碎貌喔咿儒兒勉强笑噱貌
二句謂以詞色求媚於人也曲盡小人之情狀事
婦人盖以男子求媚於婦人之憐愛以比小人求
媚於權貴之眷顧也朱子謂指鄭袖非是五臣曰

謂謟君之所寵者意亦未盡大抵此與下一節俱
承上三段而總言之謟君自在其中矣或曰豈可
比人君於婦人乎曰孟子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
臣視君如寇讎孟子且以寇讎比君屈子之言又
況爲泛論之詞而非直指君也抑何傷乎此段言
遺榮固寵之相反疑而不能決者也吉凶從違之
意倣前不贅後段亦皆隨文會意可也
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
楹乎
廉潔不貪汚也正直不邪曲也自清承上四德而

言突梯滑澾貌滑稽圓轉貌脂肥澤也韋柔軟也潔楹王逸曰順滑澤也五臣白同諂諛也意雖是而訓詁未詳朱子曰或疑潔作絜如大學絜矩之絜謂圍束之也楹屋柱亦圓物又以脂灌韋而絜之是以突梯滑稽而無所止也瑗按此三句字頗難解姑從舊說或是當時楚之方言耳嘗聞之師曰三句蓋以油漆匠爲喻也潔楹謂粉飾其屋宇舉楹以見餘也乃油漆匠之事梯稽脂韋乃油漆匠所用之器物也突者高撐之貌梯即今俗所用之階梯欲潔楹之高處則用之也突梯潔楹非手

脚利便身體輕趐者不能也滑如字謂滑溜也舊音骨非是稽即匠氏所用油漆之刷名或以樹皮爲之或以鬃髮爲之或以皮革爲之脂熟油也指油漆之類韋熟皮也即所以爲刷者也瑗謂此說雖近鄙淺却於字義穩順明白而舊說皆求之於遠故解多揣其意而失其詳也聊附所聞以竢博雅者訂焉此段言清脩汙濁之相反疑而不能決者也又按能朴忠者能力耕者能正言者則爲保全清貞之士矣善逢迎者善宦游者善從俗者則爲事婦絜楹之流矣有志向上者其於二者之間

可不愼其所從違而以一時之吉凶禍福遂失其
守哉

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
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抗軛乎將隨駑馬之迹
乎寧與黃鵠並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

昂昂出群貌駒馬子也千里駒謂雖未壯而可致
千里以見才力之殊絕也漢武帝謂劉德爲千里
駒語本諸此泛泛不定貌鳧野鴨也上下猶浮沉
也全軀亦指鳧而言騏驥駿馬名孔子曰驥不稱
其力稱其德也抗抗高舉貌軛車轅前衡也駑馬謂

鶩駘之庸馬也迹蹏跡也鵠俊鳥名其色黃故曰黃鵠陳勝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翼翅翎也雞鶩凡鳥名鶩即今人所養之鴨也此三段又即物之相反者以申喻前五段之意也爲士者苟能朴忠能力耕能正言而保全清貞之德則爲千里駒爲騏驥爲黃鵠也苟善逢迎善宦游善從俗而務作爲事婦絜楹之態則爲水中鳧爲駑馬爲雞鶩也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必有能辯之者學者勉之愼之

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朱子曰此此結上八條正問卜之詞也瑗按此上八條相反之語若天地之四方而不可易若黑白之易明而無可疑者也又何吉凶從違之不可決乎欲必就詹尹以卜之乎嗚呼屈子非真有所疑於此而不能決並有所激而設言之耳蓋悲憤之中假此戲劇之文以自慨也歟讀者幸毋泥焉可也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此段述世俗顛倒錯亂之弊而因以自嘆之詞也

蟬蟲名蟬翼至薄其輕可知矣三十斤為鈞五權之最重者也千鈞得三萬斤其重可知矣鐘樂器名黃鐘謂鐘之律中黃鐘者器極大而聲最閎其貴可知矣毀謂擊而碎之也棄猶擲也無足曰釜鍋屬也以瓦為之其賤可知矣或曰釜當作缶聲相近而訛也亦通雷鳴謂拊而擊之其聲之鳴如雷也亦設言耳朱子謂妖怪而作聲如雷鳴也則以為實如雷鳴矣恐非是張自侈大也左傳曰隨張必棄大國讒人高張謂小人得志在位而妄自尊大也賢士無名謂君子不用而屈伏巖穴也吁

嗟者嘅嘆之深也默默者無言之至也皆不自得意之詞此段屈子既述已之所疑而因自太息溷濁之世莫知輕重貴賤小人顯而君子晦故無知已之操守者也嗚呼問卜之詞未畢而溷世之嘆隨與然則屈子豈眞有所疑而不能自決其從違也哉或曰屈子之無疑於是也久矣而此猶云云者其亦不平之鳴歟何其隘也曰是不然孔子之於莫我知而道不行也猶屢致意焉蓋古之聖賢之立心要非世俗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而爲一身一家之計者比也又何嫌乎詩曰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聖賢行道濟時之本心而常情烏足以測識之也哉公山欲往子路不悅去齊弗豫充虞致疑況望其他耶仲尼曰知我者其天乎屈子之心事舍彼蒼蒼又誰足以知之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釋舍也獨言策者省文耳蓋古人大事先筮而後卜言釋策則龜可知矣謝辭也有所六句泛言也須以意會只是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之意以明

龜策雖神靈而足以周天下之道斷天下之疑然亦不能知屈原所問之事故但勉之以直行已志可也夫屈子卜之於心而不待假之蓍龜也審矣其蓍龜之枯莖朽殼而不能知屈子之心事也必矣但詹尹辭謝之言微婉可愛而且勸屈子之不必變易所守其與漁父教之以與世推移也不亦大相遠乎嗚呼詹尹亦賢矣哉或曰用君之心二句應前心煩意亂數神二句暗指龜策亦通

楚辭集解卜居卷

楚辭集解漁父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漁父

取魚之人謂之漁父甫同男子之通稱漁父者猶言樵子牧兒獵師農夫之號耳題曰漁父蓋以人名篇也或曰當時隱遁之士或曰屈原假設之詞瑗嘗讀論語憲問微子篇觀其備載晨門荷蕢楚狂沮溺荷篠丈人之事因思前代往往實有是人亦足以證此篇非特屈子之寓言

也若人也其亦楚狂荷蕢之流歟惜乎姓字不傳於世而今獨賴此篇猶能使千載之下得以想見其爲人漁父何以得此乎今觀其言詞不廹切而意已獨至若知愛重屈原者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莊子雜篇亦有漁父雖其格調不同而一問一答綽有條理瑗按莊子與屈子同時要非倣此而作之者但未必如此之實有是事與是人也蓋屈原本誠慤之士而莊周乃荒唐之流觀其人可以知其文讀古書者不可一槪而相量也文章辨體曰格轍與前篇同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卜居篇云既放三年哀郢篇云至今九年而不復此但云既放不紀歲時蓋被放之初之所作歟太史公曰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漁父見而問之亦足以證其爲初放之作也然觀此則可以知諸篇非一時之所作而讀者尤不可不考其時之先後也不敢輕移次第姑仍舊序讀者詳之江潭泛指江南耳今湖湘漢沔之間皆可謂之江潭蓋楚本水國故既曰江潭又曰澤畔水之所聚曰澤

或曰地名猶雲夢也畔岸也行吟且行且吟也顏色見於面者憔悴黧黑貌形容舉身而言枯槁瘦瘠貌屈原既被放流於江南故遨遊吟詠於寬閒寂寞之濱聊欲攄其憤懣耳然而念君憂國之心自不容已故遂至於憔悴枯槁之甚也此屈子自叙以爲下章漁父見而問之之張本云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

見而問之蓋漁父時遇屈原於野覩其羸憊困悴而訊焉子指屈原三閭大夫官名也其職掌王族姓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有昭屈景三姓

故曰三閭大夫三閭言三族也與驚疑之詞故由也斯此也至於斯言野處而身憊也漁父詰問屈原既爲三閭大夫乃有官守爵祿者當在於朝矣何由放逐困窮而至於此乎漁父非知之而故問也蓋漁父隱者也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故見屈原而驚問焉然則何以知其爲屈原也蓋屈原乃楚國之豪傑漁父亦嘗慕之若孔子周流四方遇之者鮮不以爲孔丘也蓋君子之與俗流其必有以異者矣又何足怪也雖然非漁父又曷足以識之乎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此屈子因漁父問而自述其見放之由也清比巳之絜而濁比世之穢也醒比巳之明而醉比人之昏也清濁不同流醉醒不同趣邪正不並立忠佞不相容以屈子之獨操而仕壅君處亂朝安得而不見放乎漁父怪而問焉其惜之之意深矣璣嘗謂孔子去魯尚假於膰孟子去齊不斥其故今屈子見放乃不引愆自負而顧歸咎於人且多憤詞君將舉一世而不足與處有高飛遠舉願棄人間

之意何其隘也雖然人之所稟不同立志各異夷齊餓死奚益於君比干剖心何補於國亦各行已志焉耳若屈原者律之以聖人之道雖不敢謂一一脗合然迹其行事察其存心豈非一世之高士千載之偉人歟其文章之妙特緒餘土苴耳雖然若無此編則原之心事不得白於天下後世而盛名亦不能如是赫赫膾炙人口歷萬古而不磨也孔子四教以文爲先周公元聖多㷀材藝文章雖一小技於道未爲尊也又豈可少乎哉後世有孔子删詩則離騷必不忍廢矣學者宜熟玩焉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遠舉自令放爲

此漁父見屈子歸咎於世人而因諷其爲自取也凝滯固執也推移圓轉也淈汨之也揚撓之也淈泥揚波欲其與世混濁而不必獨清也餔食也歠飲也糟酒滓也釃薄酒也餔糟歠釃欲與衆同醉而不必獨醒也深思言其用心太過也遠舉言其遠離人群也自令猶言自取也皆反上章屈子之言瑗按漁父雖引聖人以進屈子要其本意蓋欲

屈子和光同塵與世浮沉而已非聖人應物無滯處世行權之妙用也夫漁父者亦清脩隱逸之士又豈肯爲此哉盖知屈子獨行之志固結而不可解特言此以寛之誘其明哲以保身耳嗚呼漁父愛惜屈子之心於是乎益切矣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此屈子承漁父見諷之言而因直表其志必不能變也沐浴二句古有是語屈子述之以起下文故曰吾聞之謂聞之於古也沐濯髮也以指輕擊之

曰彈浴澡身也以手急拂之曰振新沐浴畢冠必
彈而後戴衣必振而被此人之常態理之所必然
盖欲袪其坌氛而潔凈耳非作意而爲之也古人
此語盖亦比人之自新者不可不脩飾也察察明
之至也汶汶昏之極也然則屈子以自新之身其
不肯受外物之汙也必矣安得不彈而振之乎是
屈子之深思高舉非立異也自脩之宜也其所以
獨清而獨醒者非不能與世推移而凝滯於物也
盖不欲受物之汶汶而浼已也其所以見放者非
自取也理勢之所必至者也若屈原者其得伯夷

之清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今觀屈子察察之明皓皓之白不肯少相假借而蒙世俗一毫之塵埃可謂得之矣瑗又按樂府遺聲有沐浴子曲雖或本於此篇之言亦足以證前二句爲古語也李太白沐浴子詞曰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輝滄浪有釣叟吾與爾同歸是全隱括屈子之詞而反之說者以爲此太白涉難之後之所作者故深有味乎漁父之言也嗚呼屈子之時猶欲直行其道而太白之世至欲深藏其輝亦可以觀世變矣荀子不苟篇云

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已之僬僬受人之棫棫者哉韓詩外傳曰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已之皭皭容人之混污然見第一卷語皆倣諸此

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赴往也湘江名人爲魚所食猶葬於魚腹中也皓皓潔白之至也蒙冐也塵埃污穢也淈泥揚波而混濁餔糟歠釃而酗醉者此世俗之混混於塵埃之中者也屈子又言寧往投水而死爲魚所食亦

所不恤必不肯以清白之身而冒彼世俗之汙穢使浼已也嗚呼屈子死且不恤而况放乎而况憔悴枯槁乎此章即申言上章之旨詞加厲而志愈堅剛意獨至而情益悲矣其不肯與世推移也決矣瑗按此語即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寧死於道路之意蓋古人自誓之詞每每如此非真欲赴水而死也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莞微笑貌全句見論語陽貨篇鼓動也枻船旁板

也所以護船使不損壞也舉櫂刺船則板動故曰鼓枻或曰鼓扣也謂扣枻以節歌也滄浪水名在漢沔之間纓冠系也遂去屈子申紀漁父歌罷遂鼓枻遠去而已不復得與之言也或曰蓋屈子自言已別漁父而去不復與之言也漁父因上章屈子之言而知獨行之志決不肯變故不復再言於是笑歌而去自適其適也屈子之意亦自謂各行其志去耳復何言哉夫漁父獨歌滄浪之曲者何也瑗按滄浪之歌詳見孟子離婁上篇其來遠矣其旨明矣蓋諷屈子見放實自取之也其所以諷

其自取者非諷其自取見放也諷其既見放矣道既不行矣則容與山林可也浮游江湖可也又何必抑鬱無聊之甚以至憔悴枯槁其身哉此則漁父之意也雖然漁父之意未可盡非而實出於愛惜屈子之至情要之屈子念君憂國之心有不容自已者其心事之幽深微婉固非漁父之所能到亦非漁父之所能知也嗚呼觀漁父遇屈子之初始則惟而問之中則寛以解之終則歌以諷之眷戀懇切而不忍遽去其愛屈子之心亦已至矣屈子既荅其由再表其志而又申言其詳從容反覆

而不肯輕扼其待漁父之意亦已厚矣洪氏曰藝文志云屈原賦二十五篇然則自離騷至漁父皆賦也後之作者苟得其一體可以名家矣而梁蕭統作文選自離騷卜居漁父之外九歌去其五九章去其八然司馬相如大人賦率用遠遊之語史記屈原傳獨載懷沙之賦揚雄作伴牢愁亦旁惜誦至懷沙統所去取未必當也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無復惻隱古詩之義故子雲有曲終奏雅之譏而統乃以屈子與後世詞人同日而論其識如此則其文可知矣瑗按洪氏所論雖爲

文章而設無繫此篇之旨可見屈子文章爲詞賦之祖其妙處後世且不能窺見其一二況其義之奥乎因採附於此亦覽者所當知也

楚辭集解漁父卷

楚辭大序

新安　汪瑗玉卿　集

離騷解序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眞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二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採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

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遽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政與正同）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楊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

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離騷贊序　　班孟堅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疎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自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寤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於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

又作九章賦以風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爲衆賢所悼悲故傳於後

楚辭章句序

王逸

敘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音晢)天生不群(群一作王)定經術刪詩書(一云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絶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八字一作咸以名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一云憂愁思憤)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

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或作傳教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一作仰舒肆妙慮一云攄舒妙思纘述其詞逮至劉向顏師古讀如本字典校經書分一有以字以爲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一作篇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一作扶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一作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八字一云稽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

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爲高以伏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五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忠一作德）榮顯而名著（著一作稱）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詳與佯同詐也）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以順上（婉娩一作娩娩一作僶俛）逡巡以避患雖保黄耇終壽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絶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已（班一作班賈）競於群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巨姜切）非其

人不見容納忿恚（於臂反）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一作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一作恨怨）且詩人怨主刺（一作諫）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諷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一有爲字）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

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愽才益多者其識遠多一作邵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一有孔丘字終没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世一作歲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一作也

楚辭總論　　洪興祖

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云云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顏之推云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

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
於楚賦讀者不以爲過蓋不隱惡故也愚嘗析衷其
說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
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
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
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爲人臣
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
騷曰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
處審矣或曰原用智於無道之邦虧明哲保身之義
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

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況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爲難處死爲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爲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

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
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
以至清與泰初而爲鄰此遠遊之所以作而難爲淺
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
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
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
傳其小無内兮其大無垠無淈滑而䰟兮彼將自然
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
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
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

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爲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汚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己者楊子雲作反離騷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朱晦菴

嗚呼余觀洪氏之論其所以發屈原之心者至矣然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潔自固無待於辯論而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辯說所能全也故君子之於人也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畧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同行猶必有可師者況於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原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乎聖賢之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且凡洪氏所以爲辯者三其一以爲忠臣之行發其心之所以不得已者而不暇顧世俗之毀譽則幾矣其一引仲山甫窮武子事而不論其所遭之時所處之位有不同者則疎矣其一欲以原比於三仁則夫父師少師者皆以諫而見殺見囚耳非故捐生以赴死如原之所爲也蓋原之所爲雖過而其忠終非世間偷生幸死者所可及洪之所言雖有未至而其正終非雄固之推之徒所可比余是以取而附之反騷之篇

辯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諸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一作皎）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

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為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為皆合經術楊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

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也此皆宋玉之詞非屈原意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其流至於齊梁而極矣皆自宋玉唱之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以彼語其夸誕則如此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此語施於宋玉可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

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一云獨任，舊作獨往）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楊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煙一作雲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錙毫

洪興祖

隋唐書志有皇甫遵訓參解楚辭七卷郭璞注十卷宋處士諸葛楚辭音一卷劉杳草木蟲魚疏二卷孟奥音一卷徐邈音一卷始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爲離騷傳其書今亡按屈原傳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孟堅劉勰皆以爲淮

南王語豈太史公取其語以作傳乎漢宣帝時九江被公能爲楚辭隋有僧道騫者善讀之能爲楚聲音韻清切至唐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

洪興祖

班孟堅云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娛遊於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故世傳楚辭

六義

朱晦菴

按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毛詩大序謂之六義盖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爲比興則託物興詞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誦詩者先辯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也楚人之辭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託意男

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冥婚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必辯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楚辭集注序

朱晦菴

右楚辭集注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葢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屛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彞之善豈不

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註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嘆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

出而遞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檃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重刻楚辭序

楚辭八卷紫陽朱夫子之所校定後語六卷則朱子

以晁氏所集錄而刊補定著者也葢三百篇之後惟屈子之辭最爲近古屈子爲人其志潔其行廉其姱辭逸調若乘鷖駕虬而浮游乎埃壒之表自宋玉景差以至漢唐宋作者繼起皆宗其矩矱而莫能尚之真風雅之流而詞賦之祖也漢王逸嘗爲之章句宋洪興祖又爲之補註而晁無咎又取古今詞賦之近騷者以續之然王洪之註隨文生義未有能白作者之心而晁氏之書辯說紛拏亦無所發於義理朱子以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當宋中葉阨於權奸迄不得施不啻屈子之在楚也而當時士大夫希世媒進者

從而沮之排之目爲僞學視子蘭上官之徒殆有甚
焉然朱子方且與二三門弟子講道武夷容與乎溪
雲山月之間所以自處者蓋非屈子所能及間嘗讀
屈子之辭至於所謂往者余弗及來者吾不聞而深
悲之廼取王氏晁氏之書刪定以爲此書又爲之註
釋辯其賦比興之體而發其悲憂感悼之情繇是作
者之心事昭然於天下後世矣早少時得此書而讀
之愛其詞調鏗鏘氣格高古徐察其憂愁欝邑綣綣
惻怛之意則又悵然與悲三復其辭不能自已顧書
坊舊本刓鈌不可讀嘗欲重刊以惠學者而未能也

及承乏泒臺公暇與僉憲吳君原明論朱子著述偶及此書因道予所欲爲者吳君欣然出家藏善本正其譌補其缺命工鍥梓以傳旣而以書屬予曰書成矣子其序之使讀者知朱子所以訓釋此書之意而不敢以詞人之賦視之也嗟夫大儒著述之旨豈末學所能窺哉然嘗聞之孔子之刪詩朱子之定騷其意一也詩之爲言可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其有俾於風化也大矣騷之爲辭皆出於忠愛之誠心而所謂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者又皆聖賢之格言使放臣屏子呻吟咏嘆於寂寞之濱則所以自處者

必有其道矣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寜不凄然興感而廸其倫紀之常哉此聖賢删定之大意也讀此書者因其辭以求其義得其義而反諸身焉庶幾乎朱子之意而不流於雕蟲篆刻之末矣

成化十一年歲在乙未秋八月既望賜進士第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盱江何喬新書

重刊王逸註楚辭序

楚辭十七卷漢中壘校尉劉向編集校書郎王逸章句其書本吳郡文學黄勉之所舊長洲尹左綿高君公次見而異之相與校正梓刻以傳自考亭之註行

世不復知有是書矣余閒於文選窺見一二思覩其
全未得也何幸一旦得而讀之人或曰六經之學至
朱子而大明漢唐註疏爲之盡廢何以是編爲哉余
嘗卽二書而參閱之逸之註訓詁爲詳朱子始疏以
詩之六義援據博義理精誠有非逸所及者然余之
情也若天問招魂譎怪奇澁讀之多未曉析及得是
編恍然若有開於余心則逸也豈可謂無一日之長
哉章决句斷俾事可曉亦逸之所自許也余因思之
朱子之註楚辭豈盡朱子說哉無亦因逸之註參訂
而折衷之逸之註亦豈盡逸之說哉無亦因諸家之

說會粹而成之蓋自淮南王安班固賈逵之屬轉相
傳授其來遠矣然則註疏之學可盡廢哉若乃隨世
所尚猥以不誦絶之此自拘儒曲學之所爲非所望
於博雅君子也其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辭有高下
以其古也亦存而不廢雖然古之廢於今不獨是編
也有能追而存之者乎高君好尚如是則其爲政可
知也已

正德戊寅夏五光祿大夫柱國少傅　太子太傅
兼戶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致仕王鏊序

楚辭大序

楚辭小序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

離騷經

王逸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屈楚公族芉姓之後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並其後又云景芉姓楚有景差漢徙大族昭屈景三姓於關中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史記曰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

日用事臣靳尚向王乃疏屈原疏一作逐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袤
一作邪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
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一云陳直
徑一云陳道徑以風諫君也太史公曰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孟堅曰離猶遭也明已遭憂作
辭也顏師古云擾動曰騷余按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爲經耳非屈原意
也逸說非是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
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
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
一作脇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史記曰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
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詳與佯同又曰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

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然則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者乃惠王非邵王也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史記曰懷王長子頃襄王立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放在草野草一作山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前漢地理志長沙有羅縣荊州記曰縣北帶汨水水源出豫章艾縣界西流注湘從湘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爲屈潭屈原自沈處汨音覓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媲配也匹詣切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飄一作颷以爲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一作

明

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愍一作閔魏文帝典論云優游按衍屈原之尚之窮後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托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不能及宋子京云離騷爲詞賦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朱子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戰國策楚有昭奚恤元和姓纂云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並其後又云景氏有景差至漢皆徙關中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

事臣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屈原被讒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班孟堅曰離猶遭也顔師古曰擾動曰騷洪曰其謂之經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而名之耳非原本意也）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懷已也是時秦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諫懷王勿行不聽而往遂為所脅與之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而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篇冀伸已志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其宗國將遂危亡遂赴汨羅之淵自沈而死（汨音覓○長沙羅縣西北去縣）

三十里名爲汨潭即屈原自沈處今屬潭州湘陰縣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宋景文公曰離騷爲詞賦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吳訥曰離遭也擾動曰騷晦翁云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懷王爲三閭大夫與王圖政鑒察群下應對諸侯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妒其能譖之王疏原原乃作離騷上述唐虞三后下序桀紂羿澆冀君覺

悟是時秦使張儀誘懷王俱會武關原諫勿行不聽而往遂爲拘留不遣卒死於秦襄王立復聽讒遷原於江南原復作九歌九章遠遊卜居等篇冀悟君心終不見省不忍見宗國危亡遂赴汨羅之淵自沈而死見文章辯體

九歌

王逸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祠一作祀漢書曰楚地信巫鬼重淫祀隋志曰荆州尤重祠祀屈原制九歌蓋出此也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一無歌字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

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王逸注九辯云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五臣云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按九歌十一首九章九首皆以九為名者取簫韶九成啓九辯九歌之義騷經曰奏九歌而韶舞兮聊假日以媮樂即其義也宋玉九辨以下皆出於此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已之寃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一云故其文詞意周章雜錯

朱子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蠻荊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頗為

更定其詞去其太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是以其言雖若不能無嫌於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此卷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忘其敬愛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赤尤足以見其懇切之意舊說失之今悉更定

吳訥曰祝氏曰楚俗信鬼好祀每使巫覡作樂以娛神俗陋詞俚原更其詞以其事神不荅而不忘其敬比吾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諸篇皆賦而比然賦比中又兼數義晦翁云比其類則宜爲三頌之屬論其辭則反爲國風再變之鄭衛矣

東皇太一

洪興祖曰五臣云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趣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補曰漢書郊祀志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天文志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說者曰太一天之尊神曜魄寶也天文大象賦注云天皇太帝一星在紫微宮內勾陳口中其神曰曜魄寶主御群靈秉萬機神圖也其星隱而不見其占以見則為災也又曰太一一星次天一南天帝之臣也

主使十六龍知風雨水旱兵革飢饉疾疫占不明反
移爲災
朱子曰太一神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
云東皇漢書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中宫
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
一之庭紫宫者太一之居○此篇言其竭誠盡禮以
事神而願神之欣說安寧以寄人臣盡忠竭力愛君
無已之意所謂全篇之比也
吳訥曰太一天之貴神祀在楚東故曰東皇○全篇
賦而比也

雲中君

洪興祖曰雲神豐隆也一曰屏翳巳見騷經漢書郊祀志有雲中君

朱子曰謂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志○此篇言神既降而久留與人親接故既去而思之不能忘也足以見臣子慕君之深意矣

吴訥曰雲神也○賦而比也

湘君

洪興祖曰劉向列女傳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

妃未之從也注云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韓退之黄陵廟碑云湘旁有廟曰黄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秦愽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湘沅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

人也故九歌詞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
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毋明其正自得稱君也
朱子曰說見篇内○此篇蓋爲男主事陰神之詞故
其情意曲折尤多皆以陰寓忠愛於君之意而舊說
之失爲尤甚今皆正之
吳訥曰堯長女舜正妃娥皇也舜崩蒼梧二妃死湘
江間貫陵有廟○賦而比也然其中有比之比與興
而比之義

湘夫人

吳訥曰堯次女舜次妃女英也○與前篇比賦同至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則又屬與矣

大司命

洪興祖曰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司命爲太尉又文昌宮第四曰司命按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然則有兩司命也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有司命疏云司命宮中小神而漢書郊祀志荆巫有司命說者曰文昌第四星也五臣云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大司命云乘清氣兮御

陰陽少司命云登九天兮撫彗星其非中宮少神明矣

朱子曰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星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

呉訥曰周禮大宗伯祀司命疏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第四宮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賦而比也言人生貧富貴賤神實司之非人能爲所以順受其正者嚴矣其又雅之義歟

少司命

朱子曰按前篇註說有兩司命則彼固爲上台而此則文昌第四星歟

吳訥曰此司命其文昌第四星歟○首兩章與也中間意思纏綿處似風末段正言稱贊處又似雅與頌然全篇比賦之義固已在風與雅頌之中矣○祝氏曰前篇司命陽神而尊故但爲主祭者之詞此司命陽神而少卑故爲女巫之言以接之篇末言神能驅除邪惡擁護良善宜爲下民所取正則與前篇意合

東君

洪興祖曰博雅曰朱明耀靈東君日也漢書郊祀志

有東君

朱子曰今按此日神也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宫祭日也漢志亦有東君是訓曰迎日之祭也○賦也似不兼別義却有頌體

河伯

洪興祖曰山海經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氷夷都焉氷夷人面而乘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氷夷無夷卽馮夷也淮南又作馮遲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

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博物志云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馮夷得道成仙化爲河伯道豈同哉

朱子曰舊說以爲馮夷其言荒誕不可稽考今闕之大率謂黄河之神耳

吳訥曰賦而比也聽翁云巫與河伯旣相別矣而波猶來迎魚猶來送眷眷之無已也原豈至是而歎君恩之薄乎

山鬼

洪興祖曰莊子曰山有夔淮南曰山出嘄陽楚人所

祠豈此類也

朱子曰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豈謂此邪○今按此篇文義最爲明白而說者自汨之今旣章解而句釋之矣又以其託意君臣之間者言之則言其被服之芳者自明其志行之潔也言其容色之美者自見其才能之高也子慕予之善窈窕者言懷王之始珍已也折芳馨而遺所思者言持善道而効之君也處幽篁而不見天路險艱而又晝晦者言見棄遠而遭障蔽也欲留靈脩而卒不至者言未有以致君之寤而俗之改也知公子之思我而然疑作者又知君之

初未忘我而卒困以讒也至於思公子而徒離憂則窮極愁怨而終不能忘君臣之義也以是讀之則其他之碎義曲說無足言矣

吳訥曰賦而比也○祝氏曰前諸篇皆言人慕神比臣愛君此篇鬼陰而賤不可比君故以人況君以鬼諭已而爲鬼媚人之語凡言余與我及若有人山中人之類皆托鬼自諭言子與君及所思靈脩美人公子之類則況君也反覆曲折盖言已與君始親終疏今君雖未忘我而卒困於讒已終拳拳不忘君也

國殤

洪興祖曰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

朱子曰同前

禮魂

洪興祖曰禮一作祀魂一作䰟或曰禮魂謂以禮善終者

朱子曰同前

天問

王逸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一作瘁彷徨山

澤一作川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一作奇瑋僪佹一作譎詭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周流罷倦罷音皮休息其下仰視圖畫因書其壁何而問之何一作呵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序一作敘

又曰敘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能說天問以其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一作經傳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日無聞焉既有一作

解詞一作說乃復多連蹇其文濛澒其說上莫孔下乎孔切濛澒大水也澒一作鴻音同故厥義不昭微指不晳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爲之符驗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無疑焉

洪興祖曰天問之作其旨遠矣盖曰遂古以來天地事物之變不可勝窮欲付之無言乎而耳目所接有感於吾心者不可以不發也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變化豈思慮智識之所能究哉天固不可問聊以寄吾之意耳楚之興衰天邪人邪吾之用捨天邪人邪國無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問所爲

作也太史公讀天問悲其志者以此柳宗元作天對失其旨矣王逸以爲文義不次序夫天地之間千變萬化豈可以次序陳哉

九章

王逸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壄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史記云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則九章之作在頃襄時也章者著也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卒辭文作辭騷經之詞綫九章之詞切淺深之序也五臣云九義與九歌同

朱子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輙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爲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今考其詞大抵多直致無潤色而惜往日悲回風又其臨絕之音以故顛倒重複倔強踈鹵尤憤懣而極悲哀讀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董子有言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嗚呼豈獨春秋也哉

吳訥曰（說從晦菴）

惜誦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以忠信事君可質於神明而爲

讒邪所蔽進退不可惟博采衆善以自處而已

朱子曰此篇全用賦體無他寄託其言明切最爲易曉而其言作忠造怨遭讒畏罪之意曲盡彼此之情狀爲君臣者皆不可以不察

吳訥曰賦也晦翁云此篇全用賦體無他寄託其言明切最爲易曉

涉江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佩服殊異抗志高遠國無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歎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

朱子曰此篇多以余吾並稱詳其文意余平而吾倨

也

吳訥曰賦而比也

哀郢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雖被放心在楚國徘徊而不忍去蔽於讒諂思見君而不得故太史公讀哀郢而悲其志也

吳訥曰楚文王自丹陽徙江陵謂之郢後九世平王城之又後十世爲秦所拔而楚徙陳謂之東郢○賦也有風義

抽思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所以多憂者以君信讒而自聖眩於名實昧於施報已雖忠直無所赴愬故反復其詞以泄憂思也

朱子曰以篇內少歌首句二字爲名

吳訥曰賦而比也所謂少歌倡亂皆是樂歌音節之名

懷沙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雖放逐不以窮困易其行小人蔽賢群起而攻之舉世之人無知我者思古人而不得見伏節死義而已太史公曰乃作懷沙之賦遂自

投汨羅以死原所以死見於此賦故太史公獨載之

朱子曰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

吳訥曰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賦而比也

思美人

洪興祖曰此章言己思念其君不能自達然反觀初志不可變易益自脩飭死而後已也

吳訥曰比而賦也

惜往日

洪興祖曰此章言己初見信任楚國幾於治矣而懷王不知君子小人之情狀以忠爲邪以僭爲信卒見

放逐無以自明也
吳訥曰此章賦多而比少
橘頌
洪興祖曰美橘之有是德故曰頌管子篇名有國頌
說者云頌容也陳為國之形容
吳訥曰此章雖曰頌橘之德其實比賦之義原蓋自
比其志節云
悲回風
洪興祖曰此章言小人之盛君子所憂故託遊天地
之間以泄憤懣終沈汨羅從子胥申徒以畢其志也

吴訥曰此章比而賦賦而比蓋其臨終之作出於瞀亂迷惑之際詞殺而情哀傷無復如昔雍容整暇矣

遠遊

王逸曰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爲讒佞所譖毀下爲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一作獐狸山野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脩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鋪一作藻發一作秀遂叙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詞焉

洪興祖曰古樂府有遠遊篇出於此

朱子曰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悲嘆之餘眇觀宇宙陋世俗之卑狹悼年壽之不長於是作爲此篇思欲制鍊形魂排空御氣浮游八極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雖曰寓言然其所設王子之詞苟能充之實長生久視之要訣也

吳訥曰祝氏曰此篇雖託神仙以起興而實非興舉天地百神以似比而實非比原之作此實以往者弗及來者不聞爲恨悲宗國將亡而君不悟思欲求仙不死以觀國事終久何如耳故其辭皆與莊周寓言

同有非復詩人寄托之義大抵用賦體也後來賦家爲閎衍鉅麗之辭者莫不祖此司馬相如大人賦其辭尤多襲之然原之情非相如所可窺也

卜居

王逸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體忠貞之性一體一作履性一作節而見嫉妬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已執一作獨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爲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已居世何所宜行與聞異策聞一作審異一作要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五臣云卜已宜何所居

朱子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安邪佞違背正道故陽爲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蓍龜以决之遂爲此詞發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始將問諸卜人則亦誤矣

吴訥曰祝氏曰賦也中用比義此原陽爲不知善惡之所在假託蓍龜以决之居謂立身所安之地洪景盧云自屈原假爲漁父卜居問答之後後人悉見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楊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

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京賦以馮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蹈襲一律觀此則知辭賦之作莫不祖騷矣

漁父

王逸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湘江之間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辭以相傳焉

洪興祖曰卜居漁父皆假設問答以寄意耳而太史公屈原傳劉向新序稽康高士傳或採楚辭莊子漁

父之言以爲實録非也

朱子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盖亦當時隱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設詞耳

吳訥曰賦也格轍與前篇同漁父盖荷蕢丈人之屬或曰亦原託之也

楚辭小序